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  
第七十一回 彰報應流離苦妻女 顯神通牽合野鴛鴦

前書說到鳴乾、默士弟兄二人，因一言不合，彼此吵鬧起來。一個怒氣沖沖，一個始終冷笑。驚動藥房中一班伙計們進來觀看。鳴乾仍舊聲色不動，指著默士，對眾人說：「你們大家請看，這人今兒瘋了，無緣無故，同我瞎鬧，豈不奇怪？」默士當著許多人面前，倒不便說出他們保險弄弊這句話，反氣得啞口無言，看著鳴乾，咬牙切齒，恨恨不已。鳴乾只顧朝他發笑，默士見他這般情狀，倒弄得硬也不好，軟也不好，一個人頭面紅漲，很沒下場，惟有一鼓氣跑了出來，暗罵鳴乾好狠心腸，如海生前，待他不薄，他不該昧良心，吞沒他的賠款銀子，拆了保險公司的爛污，難免死後遺羞，一世英名，豈不付之流水。現在天理良心，默士倒是一片忠心，顧全如海的名譽。不過倘使鳴乾答應，分了十萬銀子給他，那時默士還存什麼心理，作者可不得而知。當下默士跑回保險公司，見了賬席，不便告訴他與鳴乾接頭的情形，只說這件事大為不妙，錢總理的遺產，現在歸他夫人掌管，你的宕賬，沒得憑據，那邊如何肯承認呢？賬席聽說，急得哭不出笑不出，對著默士，只是發呆，恨不得向他下個跪，請他想法子。默士見了，亦覺可憐，暗罵你這貪財鬼，從前若不想他加二十塊錢薪俸，也不致有今日之禍了。此時要幫他設法，實在無法可施。因說：「事已至此，你也不用著急，急死了沒也用的。為今之計，你只有到魏代總理處出首，倒是一法。倘捺著想瞞過別人，待日後弄穿繃了，更不得了。」賬席道：「我若出首，魏總理倘問我為何不早告訴他，教我怎樣回答呢？」默士道：「那個不妨。你只說當初錢總理在生的時候，固然是上頭命令，不便違背。後來錢總理去世，我以為他既有這個戶頭，一定有存銀子的地方，及至調查之下，方知都是虛設名義。皆因賬簿雖歸賬房執筆，銀錢存放和支付的權柄，都是總理掌管，所以賬房中也是今日方始發覺，馬上進來報告的，請總理將存折查一查，便知其細。你盡顧推頭不知道，誰教你說穿從前他也會同你商量過的呢。」賬房聽說，大喜稱謝道：「多蒙默兄提醒，我實在急昏了，一時心思掉不轉來，現在準照你的法兒行事便了。」

默士道：「還有一句要緊話，想必魏總理也曉得的，錢家有一片藥房開著，你教他們先把這藥房封了，別被他家的伙計們，私下把貨運了出去。」賬席回言理會得。當時他便捧著賬簿，進去見魏文錦，把默士教他一片話，一五一十的說了一遍。文錦原是好一個有主意的人，聽他言後，反驚得目定口呆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倒轉去問賬席說：「你看這件事怎麼辦呢？」賬席回言：「全憑總理大裁。」文錦暗說不好，難題目來了，姑且聽他的說話，查一查存折，果然莊款一無所存，賬簿上子虛記烏有記兩戶，有三十餘萬銀子，存放在彼，既無折子，又沒收條，不過兩頁空賬。文錦自接手總理以來，已半月有餘，今天乃是第一次查看往來折子，方知這八十萬股本的大公司，眼前已不名一錢，外間倒有百十萬保險單出在外面，萬一失了事，將什麼去賠他們，此時才想到做總理的難處，一時急得手足冰冷，無計安排。看那賬席還站在面前，因說：「你出去罷，讓我一個人靜了心好想法子。」

賬席暗笑，走了出去。文錦倒不靜心默坐想他的法兒，他原來打算出後門叨教別人，見賬席在旁，難以為情，故將他打發開了，慌忙搖電話，接官銀行，告訴他老友趙伯宣。他生平有兩個好朋友，一個俊人，一個便是伯宣。他曉得俊人做官的，商界情形，不甚熟悉。伯宣是銀行監督，善於理財，因此，打電話問他。伯宣電話中聽不仔細，只聽出大略情形，曉得事關非常重要，叫文錦自己到官銀行去面談。文錦不敢耽擱，急急坐馬車，往官銀行見了伯宣，細把如海生前弄的玄虛，現在被賬房先生查了出來，別的不打緊，倒是公司中沒了本錢，如何是好？伯宣一聽，就聽出了毛病，說：「此話不對，那賬房先生不是死的，為甚此時查出內有虛賬，這件事一定要開股東大會，查一查，不能說死無對證。倘果是如海宕的賬，那自然要向他家屬追還。如係賬房先生作弊的話，我們非但要著他保人賠錢，還得請他吃官司呢。」

文錦聽了，也說不差，他不能誣賴死人，一定要開股東大會，查他一個明白。伯宣道：「這句話你須守著秘密，不可告訴別人，待日後召集股東大會時，再為發表，休被他們知道了，預先準備。」文錦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不用關照。」當即辭了伯宣，回轉公司，不叫賬席，卻把默士喚進總理室，問他錢總理當初宕虛賬，這件事你可知道？默士回言不知。文錦即將賬席報告的話，一一對他說了。又說：「這件事我恐賬房先生，趁火打劫，見錢總理死無對證，有心誣賴死人，想得一票好處，也說不定。所以你趕快替我發通告，邀請全體股東開股東大會，必須查他一個水落石出。若果是錢總理宕的賬，自然要向他家屬追還。倘被賬房掉了槍花，我們非但著他還錢，還須請他吃官司呢。這句話必須秘密，休得告訴別人，被他得了風聲，早為準備，我們就難查真相了。」

默士諾諾連聲，退出總理室。不及十分鐘，賬席已得信息，又向默士問計。默士道：「現在他們既然認真要查，最要緊的須有憑據，方能脫卸關係。你自己想想，當初錢總理教你寫賬的時候，可有什麼憑據沒有？」賬席想了半天說彷彿他有一張草底，令我照樣譽寫的，乃是他親筆所書，當其時好像夾在一本什麼賬簿內，不知還在不在？」默士道：「這是你的救命符，一定要尋他出來才好。」賬席聽說，即把許多賬簿，一張張揭開尋覓，果然他祖宗有靈，在一本什麼賬簿內，居然被他尋出如海親筆跡的一張底賬。默士看與如海手跡相符，對那賬席說：「好了，你有命了。」賬席拿著這張紙，既恐被風吹破，又怕有人搶了去，故此密密加封，鎖在鐵箱內，預備後來應用。倒底未雨綢繆，比不得臨渴掘井，到那天開股東會，眾人向賬席責問，他不慌不忙，呈出這張字樣說：「總理令我如此落賬，一則上命難違，二則銀錢原由總理掌管，他說存在何處，做賬房的怎能追根問底呢？」

眾人無話駁他，大家會議之下，因如海既有親筆憑據，明顯得是他虛宕的賬，事關公款，理應追還。查得他新開置有產業，某處開著藥房，想必動產不動產，也足夠相抵，事不宜遲，我們必須稟明公堂，出特別封條，馬上將他的產業封起來，再細細核算，不能延遲，被他們得了風聲，預將物件搬走，就恐不夠數了。此議既出，多數贊成，全體通過。俊人、伯宣等幾個和如海生前要好的朋友，明知道這件事實行起來，如海不免破產，他的家屬何以存身，無奈這是全體公意，況他們自己，也沒一個不是丟卻鉅萬血本，誰不指望撈他幾個回來，因此，非但沒人勸阻，竟連信也沒有人肯到如海家中送一個，聽他們束手待斃。世態人情，豈不可怕。看官們休得著急，天無絕人之路，斜刺裡忽來一個報信之人。此人倒不是為顧全如海家屬起見，因曉得要封藥房，杜鳴乾是藥房經理，恐他沒有提防，來不及取出行李鋪蓋，故而急欲告訴他一句，令他趁早將行李鋪蓋搬了出去，免得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。這人非別，便是默士的同事王先生，他從前曾得過鳴乾五百兩銀子謝意，心中很感激他，現在得知公司股東開會議決這一樁事，心中打算報答鳴乾的前情，因此急急往藥房中，向他報信。鳴乾得報，非常感激，留王先生吃茶。王先生不便久留，匆匆辭去。鳴乾因重要物件，都藏在鐵箱內，故而當夜就叫人將鐵箱送進了城，安置在他的紅木店內。自己又往新開錢館中，告訴薛氏，薛氏得了丈夫數十萬遺產，正打算適適意意過安樂日子，不期鳴乾送了這個信息來，耳朵內很聽不進，叫聲：「杜家伯伯，你原曉得我家少爺的脾氣，他生前最不喜歡同女人多話，所以他外間乾的事情，我們家中一點兒都不知道，我想宕賬也許有的，但那有宕那三十幾萬之理。他們說有少爺的親筆憑據，但他已經死了，教誰做見證呢？」

鳴乾道：「話原不差，不過他們已進稟單，請封這裡的產業。到底他們人多勢壯，萬一官裡准他們的請求，發封我等財產，那時就沒我等說話之地，所以必須要早為預備，先將貴重物件運了出去，就使他們來封產業，也不過封的我們一間空屋，幾件硬頭傢伙而已。」薛氏聽他這般說，方始有些著慌道：「杜伯伯，你教我搬到哪裡去呢？我們都是女流之輩，外間借房子等事，從沒乾過，一切仍舊要杜家伯伯費心了。」鳴乾聽薛氏肯打發他，心中到十二分願意，口裡答應得山響說：「他們進的英公堂稟單，我們必須搬往法租界方妙。」薛氏道：「隨杜伯伯的便罷。」

鳴乾應聲出來，當即往法租界找尋房屋。他本預備給錢家暫寄物件，所以只求謹慎，不講究精緻，到寶昌路看定一所兩上兩下的房子。恰巧這份人家，搬出未久，電燈俱全，鳴乾貪他現成，講明頂他下來，丟了定洋，再回錢家，同薛氏商量搬運物件之事。薛氏那放心將貴重東西搬去，經不起鳴乾再三勸她，此時休要固執，日後出了事，要搬就來不及了，薛氏方始答應。共搬出四五隻衣箱，連書房中那具鐵箱，也一同車去。薛氏因家私盡在這只鐵箱內，故教車夫阿福，押車去後，就睡在那邊，須要人不離箱，箱

不離人，好生看守。阿福走後，薛氏想想不好，他只一個人，還要吃飯拉屎，焉能教他寸步不離，必須兩人替換看守方好。因又打發松江娘姨前去幫同看管。隔了一會，薛氏還不放心，暗想車夫阿福，雖已僱用多年，但這班苦力的心思，是料不定的，他若知道鐵箱中藏有數十萬財產，難保不見財起意，半夜裡撬開鐵箱，偷了東西逃去。雖然有松江娘姨在彼，一個到底女流，怎敵得過車夫的蠻力。覺得愈想愈怕，只得教人找了大小姐的奶娘來，令她也帶了鋪蓋，到那邊幫同看守一夜。這奶娘便是秀珍幼時的乳母，名喚王媽，幫她家年數最久，現在雖已不替人家幫傭，然而卻不時到她家走動，遇著有事湊湊手腳，故而薛氏很相信她。有她前去，自己頗放心得下。家中還有幾箱古玩銀器字畫等物，都是如海生前，花了重價買回來，逢著有事，或過年頭上請客裝璜之用，依鳴乾之意，要教薛氏完全搬出去。薛氏恐上車落車，不免損壞物件，又疑惑鳴乾報信，或係過甚之言，大約不致如此激烈，故而口中雖然答應他搬，其實並沒車去。

過了兩天，未有動靜。薛氏暗罵鳴乾輕事重報，果然不出我之所料，幸虧東西沒如數搬去，若依他的說話，不知還要費多少手腳。這兩天家中少了松江娘姨、阿福二人，使喚大為不便。過了明天，若仍太平無事，不免教他兩個將東西搬了回來，也算我的晦氣，輕信姓杜的說話，卻丟一個月房租，還有來去車錢，改日都要教他認賬的。他心中存了這個念頭，到明天立見效驗。先是鳴乾打電話來說：「官中已准保險公司的稟單，出了封條，現在正在封藥房，我們一眾伙計，都被他們攆了出來，這電話也是借別家打的。看來他們封罷藥房，大約就要來封住宅，請奶奶趕緊預備，我也馬上就要來了。」

薛氏聞信，急得心頭鹿撞，喚了他兩個女兒來，也都目定口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秀英說：「娘，那天杜先生教你搬東西，不是有幾箱銀器和古董，還沒搬麼？不知現在搬可來得及？」一句話提醒了薛氏，慌忙打發人去，僱一部塌車來。要知錢家自如海死後，馬夫早已停歇，所剩只阿福一個車夫，還有一名小廝，女僕除松江娘姨阿翠丫頭之外，另有一個粗做，一個梳頭娘姨，今天恰巧小廝不知溜向那裡玩要去了，阿福、松江娘姨差出在外，家中只剩三主三僕，六個婦女，叫那粗做娘姨去僱塌車，她也不知塌車行開在那裡，只向馬路上亂跑。剩那梳頭娘姨，腳小伶仃，阿翠又是沒氣力的，誰也不能將箱籠扛抬好了，端整上車，眼巴巴望那拉塌車的小工來替他們扛抬物件。好容易等到粗做的將塌車喚到，拉車這班小工，聽要他們扛抬物件，又不免都要敲竹扛討價錢，等到講價定當，正待動手，來了許多巡捕包打聽，奉命前來封門，不許移動物件。先把塌車趕走，再教屋子裡這一班人都出去。因見她們都是女流，許她隨身攜帶零星物件，不准拖大包小裹。薛氏至此沒奈何只得同她兩個女兒，收拾些細軟的。幸虧貴重物件，早藏在鐵箱內，送往寶昌路存放，但家中這些東西，那一樁捨得丟掉，此時懊悔沒聽鳴乾的說話，預先將東西搬空了，豈不甚好。還有這住宅，當初造的時候，自己曾出主意，令匠人如何如何蓋造，稱心合意，滿望子孫萬年基業，何期今朝有屋不能再住，被他們釘門加封，以後永遠不能再進此屋，這都是丈夫早死的不好。有他在世，諒不致被人如此欺侮。一念及此，肝腸俱斷。母女三人，號啕大哭起來。連那梳頭的粗做的同阿翠三人，也都拖著自己的被褥，手捧衣包，哭哭啼啼，宛如一群逃荒難民一般模樣。

巡捕見她們出去了，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劈劈拍拍閉上門窗，用兩條竹片交叉，釘在大門上，加了封條，回去覆命。薛氏等仍在門外痛哭，惹得許多看熱鬧的，幾乎將一條馬路塞斷了。這當兒鳴乾恰巧趕到，氣呼呼分開眾人，闖到薛氏面前，教他們不必哭。薛氏見他來了，真比見了親爹娘還更親切，也顧不得羞恥，揩乾眼淚，叫聲：「杜伯伯，現在我們怎麼處呢？」鳴乾道：「事已至此，別無他法，姑且落幾天客棧，再作道理便了。」薛氏道：「寶昌路呢？」

鳴乾對她擠擠眼睛，薛氏會意，不做聲了。鳴乾親替她們喚了幾部黃包車，同到大新街客棧中。原來鳴乾已預先定下房間，薛氏等到了裡面，鳴乾方對她說，適才閒人眾多，我們寶昌路原是秘密的，不能讓他們知道了，傳出去只怕於我等不利。況且那邊也不過是所空屋，用的物件，一些沒有，暫時還不能住進去，只得在客棧中權住幾天，待那邊器具物體辦齊了，方可進宅。一切費用，奶奶到可放心，因我那邊藥房中原沒多少現款。辦了老闆喪事，現銀子差不多用完了。這回我得信他們進稟單，曉得存貨不久就要姓別人的姓，因此賣了兩天特別減價，又折本讓給同行好些貨物，總共得了二千多銀子，約摸三千塊錢之數。這宛如在他們手中奪下來的，所以暫時一應開銷奶奶無須顧慮。」

薛氏聽了，頗為感激，說：「杜伯伯，現在藥房封了，你是有公館的，大約要回府去住了罷。」鳴乾道：「不瞞奶奶說，我也在隔壁定下一號房間，因奶奶小姐都是女流，住在外邊，種種不便。我若住回家去，放奶奶等幾個人在此，豈不驚怕，因此我寧可丟幾個錢房飯費用，住在這裡，遇著奶奶小姐們要買什麼，也可上街跑跑。而且有一個男客在此，茶房人等也不敢欺侮你們了。」薛氏聽說，更為感動。暗想鳴乾真是一個好人，換了別的伙計，東家既死，店也封了，誰肯再為你幾個家破人亡的女人們出力。不料鳴乾這樣一個人，竟能如此忠義，真所謂人不可貌相。更見丈夫生前，也大有知人之明呢。鳴乾又道：「奶奶適才勞苦了，現在且請休息。我因那邊木器傢伙連床鋪等件，一點未辦，還須往木器店一走，不知奶奶小姐們，還有別的差遣沒有？」薛氏道：「這裡沒甚事了，種種又要勞動杜家伯伯，很不過意。」

鳴乾連稱不敢。出來果然一點兒不乾自己私事，專誠為他們買辦器具物件，足忙了好幾天工夫，夜間便住在客棧中，早晚兩次到薛氏房內請安。曉得他們身穿重孝，不便出外遊玩，自己閒時候，常帶些新聞回來，講給他們聽聽。又因客棧中菜蔬不甚中吃，故常令人叫了菜請他們。自己因男女有關不便同席，每每伺候在旁。若非薛氏招呼他同吃，決不敢貿然入座。但薛氏曉得他如此脾氣，卻沒一次不招呼他的。講鳴乾為人，真可謂恭而有禮，因此薛氏格外將他看重，鳴乾也格外盡力，替他們器具辦齊之後，見新屋中牆壁不十分乾淨，因又喚了油漆匠從新粉刷。這樣大約總共耽擱一禮拜之久，規模方得完備。鳴乾特僱一部馬車，請薛氏母女前去觀看。薛氏還是初次來到，見這屋子，乃是兩上兩下的石庫門住宅，蓋造未久，門窗尚新。客室中鳴乾取巧，不用中國擺式，卻照外國西餐間的陳設，中間一張大菜台，兩旁六把圓椅，桌上雪白的台布，中間放兩隻花瓶，靠裡一張山扒台，左右兩面畫鏡，屏門上涂白油漆，比之尋常用字畫單條的省費不少，而且精雅雪白，一點兒不落俗套。薛氏暗暗稱贊上去，客室樓是秀珍姊妹的臥房，一張柚木雙人榻，一口西式衣櫥，梳妝台上，雪花粉香水蜜糖色色齊備，旁邊一張沙發，剛在壁燈下面，是預備她們靠著看畫刺繡的。正房間中，也是全副外國木器，都用白漆，暗合薛氏持服之意。一張嵌羅甸銅床，非常精緻，弔著白地湖色灑花蚊帳。窗簾也用墨綠呢，滾的藍白相間顏色絨球邊。全房間淨素，不帶一點葷色。動用物件，上自梳頭傢伙，下至腳盆淨桶，無一不備。後亭子間安放衣箱，並為女底下人安歇之所。阿福睡在樓下亭子內。薛氏見下面廂房中，也排著一口鐵床，還有幾雙單靠茶几，一張張桌，問：「這裡給哪個住？」

鳴乾帶笑答道：「奶奶有所不知，這回事出倉卒，我們藥房中還有許多收入放出的賬目，未曾結束。這些賬本來是賬房先生管的，現在他們都四散跑了，這筆賬卻不能不理。還有保險公司進了稟單，雖已查封產業，免不得還要傳被告上幾回公堂，焉能教奶奶出頭露面，所以做伙計的，還要在此暫住幾時，待賬務弄清，案情了結之後，再出去另尋生意。一則為人作事，也須有始有終，二則老闆生前，待我不差，我別不能補報，只得替他了清糾葛，免得奶奶們煩心，也算我一片心意罷了。」

薛氏聽說，格外感激，她也巴不得鳴乾在此，可以有事商量商量。所惜不便留他，聽他自己肯暫住幾時，自然非常歡迎。當夜仍住棧房，揀了個黃道吉日，方帶著兩個女兒，一同進宅。進宅之後，突然想起一件大事，請了鳴乾商議道：「從前我們在那邊，所設少爺的靈座，還未撤除，他們封門的時候，我等要緊料理物件，竟忘把少爺的神主牌帶出來，現在都被他封在空屋內了，講少爺死還未曾斷七，決不能不在他靈前上供，但靈座設了一處，如何再好設第二處，而且神主牌也不能丟掉一塊，重寫一塊的，你看這件事我們怎樣辦呢？」鳴乾聽了，覺這題目，實在新鮮，一時難以下斷，想了一會說：「老闆的小照，你們可有帶出來？」薛氏道：「也沒有。那時候我等只恨值錢的東西，手中拿不下，誰還顧著小照。」鳴乾點頭沉吟半晌，說：「有了，記得大馬路有家照相店，窗口內弔著老闆的放大小照，是他們留著做樣子的，不如出價向他們買了回來，供奉在此，豈不同招魂設座一樣。」

薛氏大喜稱妙，當時就教鳴乾將照片買回，客室中不便放供桌，只可擺在鳴乾的臥榻對面，從此一主一伙，一陰一陽，倒也大大不寂寞。而且薛氏早晚兩次上供既畢，順便和鳴乾講講閒話，猶如一家人相仿。鳴乾除算賬之外，還幫著他們料理家務，頗能井井

有條。如海保險公司的債務，有他代表到堂，情甘破產抵償，因此並沒多少辯論，只一堂完案。但鳴乾的賬，還沒有算清，故而一時竟不能丟了姓錢的他往。如海五七期近，鳴乾問薛氏可要擇日開喪？薛氏道：「我家已到這般地步，比不得暴發之家，有了事，自有人聞風趨附，請我等途窮日暮，只怕發了訃聞，也沒人理睬，這個台可以不必坍了。」

鳴乾依她之言，到那日伴他們往廟中做了一天佛事，超度亡魂，為如海追薦。薛氏看鳴乾為人誠實可靠，而且辦事能幹，心中暗暗歎服。想起自己寡居無助，女兒究為別家之人，不多幾年，一個個都不免出閣。丈夫遺下十餘萬橡皮股票，日後價漲價跌，自己不能出去打聽，必須要個心腹之人，時常留意方好。因此頗不捨得鳴乾算清賬目之後，要出去另尋生意買賣，打算照舊每月付他薪水，常用他在家。偶同鳴乾談及，鳴乾說：「既承奶奶不棄，做伙計的情願仍吃舊東家的飯。講薪俸兩字，請奶奶休得提起。因我城內還有一片小店開著，家眷人等的吃用也儘夠了。我自己素來不愛浪費，有了錢也沒用處。倘遇著鞋襪錢不夠的時候，我自然老實不客氣，要拿幾個用的。其餘剃頭洗澡數目更不在話內了。倘教我拿奶奶的薪俸，那個我決不能受。你若硬教我拿，我倒願意去幫別人的。」

薛氏聽了，益發欽佩他忠義，所以格外將他心腹相待。有時自己懶於下樓，便命人招呼他上樓講話。他們雖熟不避嫌，不防秀珍秀英兩位小姐，卻起了一點兒誤會。她兩個自幼說就喜歡外國的開放主義，秀英還年輕怕事，秀珍從前曾跟著她寄母無雙，乾過許多奇奇怪怪的故事，算得是個久歷戒行的老將。大凡一個人心中有了邪念頭，眼光自能隨心改變，無論端端正正的東西，也彷彿帶點兒歪斜，這是一定之理。她二人看自己娘常招呼杜先生上樓說話，以為守寡的不該縱容男人進房，路道大為不正。先是兩個人背後議論，後來秀珍想起自己因守孝之故，戲館遊玩所在，已久不前去，不然還怕娘罵我什麼。現在她自己這般模樣，諒來我出去，她也不能怪我的了。好個秀珍，思得到做得到，自此常打扮得齊齊整整的出去，或早或遲，初尚每夜回家。到後來竟有宿在外面的日子。薛氏問她，秀珍自有花言巧語對答，這原不是初次。如海未死之前，也己如此舉動。薛氏既不能約束於前，又焉能管教於後。況她現在料理家務，天天十分忙碌，那有工夫顧看女兒的行動。就有什麼錯處，也自知管她不住，只好聽她自由。

二小姐秀英，有時雖跟著她姊妹一同出去，但秀珍有幾處所在，是不能帶妹子同去的，只可丟她在家。講秀英年紀，也有十七八歲了。不過小時候沒她姊姊般南征北討，富於閱歷，故而一個人還不敢出外亂闖，在家煩悶，只可開了窗到洋台上站站，看看馬路上的野景散心。她家貼隔壁，也有一座洋台，這家姓什麼？因他們搬來至今，從未同鄰舍人家交談往來，所以秀英並不知道。這天她上去，恰巧那洋台上也有一個人在彼閒看。秀英眼梢上帶著彷彿是個年輕後生，因他正對自己望著，不便對他細看，只可將身子略偏，靠著欄杆，兩眼注視下面，然而心中卻頗留意對面那人。似乎那人看了一會，又到裡面喚出一人同看。兩個人看了不算，還指手劃腳，不知說些什麼。秀英被他們看得難為情了，只得轉身逃走。臨進門的時候，又對那邊看了一眼，方知後出來的不是男子，是個很肥胖的婦人。秀英進去了，這一男一女還站著不動。那後生口口聲聲叫婦人大塊頭，又叫乾娘：「你有心做好人，做到底了罷。隔壁這位姑娘，你一定替我想法子。」

那胖婦人笑說：「小鬼，你可知貪多嚼不爛，一個剛到手未久，又想玩第二個了嗎？」那人也笑道：「尋常人三妻四妾的很多，皇帝還有三十六宮七十二院，他們都不曾嫌多，我多軋幾個姘頭何妨。」胖婦人說：「你想頭這姑娘，肯花多少錢謝意？」那人道：「照舊如何？」胖婦人哼了一聲道：「你想好處呢？那一個是破貨，新近同丈夫離了婚，沒有受主，自己正要弄一個男人，所以撮合容易，我只拿你五十塊錢車力。這一個還是小姐，聽說她們爺從前也是做大買賣的，因虧空公家銀子，尋了短見，家產給債主封了，故而搬到這裡來住，真真的是大人家出身，不說別的，就運動上他家的門，也非要四五十元本錢不興。再騙她到這裡來，送些東西給她，請她吃吃什麼，陪她出去玩玩，處處都要預備本錢，極少非二百元不可。你出不到這個尺寸，勸你免開尊口，就一個破的將就將就了罷，也不必再想嘗新咧。」那人央告道：「我的娘，二百元豈不太多了。好乾娘，可憐兒子窮得很，花不起這許多錢，打個對折算了，一百罷！」胖婦人說：「不行，二百元少一個不可，你也不用客氣，這種正經，不是沒錢人乾的。老古話說：飽暖方思淫欲。可見一個人錢多了，沒處花，才想丟在這裡頭。你要打折頭，不用談了。」那人仍苦苦求告，討價還價了好一會，方講妥一百五十元，先付後辦。

你道這胖婦人與秀英面不相識，因何有此大權柄，可以隨意替他講定身價，內中也有一層緣故。因錢家匆促遷居，沒遵著古人擇鄰而處的遺訓，他們隔壁住的這一家姓白，胖婦人便是女主人，混名就叫白大塊頭。她也有個丈夫，姓什麼不知道，別號老黑，寫得很好一手丹青，住家並不在此，這裡乃是大塊頭設立的機關部。這機關部比不得革命偉人設著招兵買馬的，乃是大塊頭一樁特別營業，比之招兵買馬，更為重要，少一個機關部不得，因她外間交遊極廣，一班走梳頭的和娘奶們，與她相識的不計其數，她因這條線索上，探知某家的奶奶，是否正經，某家的小姐，有無外遇，某家夫婦愛情如何，某家境況是裕是窘，她打聽這些事，也不是預備將來做大偵探，只為外間一班拈花惹草的男子，十個之中，倒有七八個同她相識，曉得她熟悉各家門徑，往往看中了一個女人，不得到手，便托她做一個月下老太太，許她上手之後，有多少多少謝意，於是她便在各條線索中，理一條最接近的，可以直接的直接，不可以直接的，托人間接介紹，或以言諷，或以利誘，種種方法，不外毀他人名節，圖自己私利。婦女既被她注意，十人之中，難得有一二個不落圈套。她操這生涯，已十餘年。良家婦女為著一念之差，到後來終生抱恨，畢世蒙羞的，何可勝數。